

## 伊朗核问题探讨

# 伊朗在核问题上 与美国的抗争解析\*

覃辉银

**内容提要** 伊朗在核问题上与美国的抗争可以从 3 个方面予以解析：物质技术方面，伊朗通过与他国合作解决了发展核计划所面临的资源不足和技术水平差距问题，美国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合作对象；就战略博弈而言，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国与伊朗的安全战略矛盾，双方目前陷入了“安全困境”；鉴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及其缺失，伊朗核计划的“合法”与“不合法”因素兼而有之。双方对立的症结在于战略冲突与合法性争执。伊朗核问题的出路在于约束个体理性，促进互信协调，提高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效能，同时还取决于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 伊朗核计划 国际合作 伊朗 美国

**作者简介** 覃辉银，政治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广州 510640）。

伊朗核问题是近年来的国际政治热点。2002年 12月 12日，伊朗中部纳坦兹市及其阿拉克地区在建造的两个秘密核设施曝光，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随后美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处理伊朗核问题采取了多项措施。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由，周旋应对美国的高压，缓和了危机，保住了自己的铀浓缩活动。伊朗如何凭借自己中等国力与超级大国长期斗法，以弱敌强，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 伊朗发展核计划的物质技术条件

20世纪 50年代，伊朗巴列维政府就开始涉足核能开发，并相继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支持。“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时，伊朗已与外国签署了关于 6个核电站的协议，其中联邦德国帮助建立的布什尔核电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建设工程。”<sup>1</sup>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西方国家拒绝与伊朗继续进行核合作，俄罗斯成为伊朗核电站建设的主要援助国。1992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议》。1995年 1月 8日，伊、俄两国签订了价值 8.5亿美元的核合作协议。俄罗斯承诺向伊朗提供一座“VVER-1000”核反应堆，以续建布什尔核电站，还调派了 150名技术人员及相关设备。2000年 11月 24日，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研究成果。

<sup>1</sup> [伊朗] 贾瓦德·曼苏里：《和平利用核能与维护正当权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 10期，第 56页。

俄罗斯宣布中止《戈尔-切尔诺梅尔金协定》,伊、俄核合作步伐加快,俄罗斯在设备、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伊朗以大力支持。2007年12月,俄罗斯开始向布什尔核电站提供核燃料。时任普京政府奉行强国战略,一直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断扩大俄伊核能合作的规模和提升合作的水平。伊朗核技术的另一来源是巴基斯坦核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领导的地下核走私网络。伊朗利用出口管制各个环节上的漏洞,经由个人、企业、地下军火市场等渠道,可以获得价值不菲的核技术与核材料。

2003年2月伊朗公布在中部地区的萨格汗(Saghand)发现了铀矿场,总储量约173万吨铀矿石、年加工能力预计可达13.2万吨,<sup>1</sup>并开始铀矿加工。伊朗的两个秘密核设施曝光后,2月2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率队赴现场检查,结果发现,伊朗几乎已完成在纳坦兹附近铀浓缩加工厂的建设。该工厂已安装160台新的气体离心机,并做好了试运行准备。另外,附近还有1000台离心机零部件。<sup>2</sup>8月2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在纳坦兹发现了高纯度浓缩铀。此后,随着外部压力增大,伊朗加快了开发速度,努力实现核技术的突破。2007年4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宣布加开300台离心机,伊朗浓缩铀进入规模化和工业化生产阶段。9月18日伊朗内阁会议批准了《国家核研究政策条例》,据此伊朗有关部门将完成制定核工业人才培养计划,发展核电站和努力掌握生产2万千瓦的核循环技术等工作。”2009年4月9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出席了首座核燃料工厂落成仪式。据伊朗媒体透露,该工厂每年将生产40吨核燃料。该工厂的落成,标志着伊朗已掌握从开采到浓缩活动的整套核燃料循环技术。伊朗副总统兼原子能机构主席古拉姆礼萨·阿加扎德在场合宣布,纳坦兹核设施目前已有约7000台离心机在运转,且已掌握生产“更精确的”离心机技术。<sup>3</sup>

目前伊朗在核能开发方面的进展意味着什么呢?从技术角度看,核燃料循环(核燃料的获得、使用、处理和回收利用的全过程)是核电站建设亦或核武器制造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既然伊朗已初具提炼核燃料的能力——用气体离心机浓缩铀-235和用反应堆生产钚-239——而且开发出了铀钚乏燃料回收处理技术,意味着伊朗基本掌握了核燃料循环的全部技术。这不能不说伊朗已经在核电站建设与核技术研究方面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核计划发展前景看好。美国等深信,伊朗的真实目的是要获取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和原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甚至认为,现在伊朗已有生产核弹所需的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生产能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变得非常困难。<sup>4</sup>

国际合作源于国家自助困境,即国家在维护和发展本国国家利益的行动中面临自身能力无法克服的限制或障碍而不能实现预定目标的一种处境。国家自助困境分为硬实力困境、战略困境和身份困境。处于硬实力困境的国家一般有两个选择:一是寻觅与自己构成互补利益关系的国家从事交易;二是寻觅与自己构成重叠利益关系的国家进行联合。从理论上说,伊朗对核能开发的物质技术需求与美国有互补利益关系,即付费交易,但出于战略考虑,两国不存在重叠利益关系。实际上,伊朗能够开采自己的铀矿资源,具有近50年核能开发的经验和技術积累,能够从与俄罗斯等国的合作中获得关键的核技术与核燃料,且可以通过地下渠道获得一些相关资源。此外,美国对伊朗制裁、禁运政策更是断绝了两国间进行相关资源交换与合作生产的渠道。实际上,伊朗在与其他国家合作中解决了自己从事核能开发所面临的资源不足和技术水平差距问题,因此,伊朗缺乏与美国合作的内因和动力。

## 伊朗发展核计划与美国的战略冲突

### (一) 美国谋求主导中东格局和遏制伊朗

<sup>1</sup> 席雪莲:《伊朗开放铀矿场证明清白》, <http://news.sohu.com/20040906/n221902631.shtml> 2004年9月6日。

<sup>2</sup> 竺家亨:《伊朗核问题背后的故事》, <http://tieba.baidu.com/p/kz=233356335>, 2004年7月19日。

<sup>3</sup>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zzyaq/2008-02/13/content\\_9674665.htm](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zzyaq/2008-02/13/content_9674665.htm)

<sup>4</sup> 参见唐继赞:《奥巴马伊朗核问题政策“改弦更张”》 <http://world.zjol.com.cn/05world/system/2009/04/25/015458260.shtml>

<sup>5</sup> 参见同上文。

冷战后时代,美国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独霸中东是美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中东的战略是:确保航道自由畅通和能源安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其与恐怖主义相结合;通过输出美国式民主推动地区社会政治转型,进而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具体而言,美国在海湾地区必须实现4个目标:限制该地区的国家或非国家力量危及美国利益的能力;与盟国共同防止任何国家建立地区霸权;减少地区冲突,防止恐怖主义势力增长;从长远角度,通过提供援助、加强外交、推动政治和经济发展等手段,增强地区持久稳定。”<sup>1</sup>美国绝不容许伊朗掌握核武器,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1)维护和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与主导地位,服务于其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图谋。(2)打击以至更迭伊朗伊斯兰政权。(3)绝不容许世界上最具威胁的政权使用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武器进行威胁。(4)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确保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5)为美国的盟国尤其是以色列消除战略威胁。(6)伊朗拥有充足的油气资源,斥巨资发展民用核能难以令人信服。美国认为,伊朗在不动声色地向核武器国家演进,于是下定决心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从总体看,美国对伊朗采取了外交与武力威胁“双管齐下”的预防性策略,辅之以经济制裁和国际核查,欲迫使伊朗改变现行的“不合作”政策。美国首先希望伊朗停止发展核计划,进而实施核设施的“去功能化”,最终完全弃核。

## (二) 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动因和图谋

伊朗一直有大国情怀,在海湾地区有多重战略诉求,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伊朗认为,美国主导中东安全格局、“改造中东”的战略目标将使伊朗受孤立、受遏制,于是伊朗决心靠发展军事实力和高举反美主义的大旗,联合广大穆斯林的力量,与美国斗争,甚至迫使美国从中东撤军,从而实现伊朗的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对伊朗来说,发展核计划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选择。伊朗发展核计划有以下几点考虑:(1)将发展核计划作为对付美国威胁、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盾牌。(2)以发展核计划作为振兴民族的象征、实现强国目标的关键工具。(3)伊朗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美国长期以来对伊朗的干预政策。(4)开发本国的核能资源,实现能源多样化战略的需要。(5)靠核工业带动众多产业的发展。伊朗核计划与其安全战略相适应,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 (三)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伊安全战略矛盾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尽管其目标的轻重缓急并不很明确,但总体是防范、遏制非敌非友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对付地区性威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技术扩散,反恐,以及推广其民主价值观。<sup>2</sup>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把“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视为“最严峻的威胁”,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美国认定,伊朗有追求地区霸权的图谋和实力,是伊斯兰世界奉行反美主义的旗手,笼络中东什叶派宗教势力,支持恐怖主义,是“改造中东”战略的最大障碍。美国就是要乘机削弱伊朗的实力,压缩其生存空间,防范伊朗可能发起的挑战。不让伊朗提炼高纯度浓缩铀即剥夺伊朗拥核能力是美国的政策底线。正如军控专家顾国良所言:“美国对各个国家在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均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考虑,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应。”<sup>3</sup>伊朗发展核计划的根本动因是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关切。“伊朗对安全的担忧主要取决于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主要盟友以色列的敌视政策。加重这种担忧的是美国在海湾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它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还有土耳其与伊朗之敌的军事同盟。”<sup>4</sup>美国利用两场反恐战争在海湾地区增强军事实力,遏制和武力威慑

<sup>1</sup> Joseph M. Hillan. “U.S.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27.

<sup>2</sup> 参见岳汉景:《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探析》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第18~23页。

<sup>3</sup> 李国富:《伊朗核问题的结症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第49页。

<sup>4</sup> Seyed Hussein Mousavi. “Defence Policie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Discourse An Iranian Quarterly*, Vol. 2, No. 4, spring 2001. p. 57.

步步紧逼，伊朗对国家安全深感忧虑。当前伊朗已经成为美国势力围堵下的一个孤岛。拥有核武器被视为缓解美国威胁的有效手段，这可以说是伊朗发展核计划的主要动机。伊朗声称其享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赋予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绝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从伊朗强硬立场可见，实施核计划是该国既定的战略选择，维护提炼铀浓缩的权利是该国难以更改的底线。

伊美争执对抗，表面上是关于核不扩散的“规则之争”，实则是因为核问题所蕴含的军事象征意义和两国军力的此消彼长。伊朗发展核计划，向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而美国对伊朗的歧视和遏制与伊朗的安全战略目标乃至立国目标构成了尖锐对立。伊朗核问题事关两国重大利益，双方的原则和态度相去甚远，都难以从自己的底线后退。2003年以来，双方针锋相对，国际社会的调解收效甚微。目前两国陷入了对峙的僵局。伊朗核问题的背后存在多种矛盾，其中，“伊朗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矛盾和伊朗与美国的矛盾是相对突出的矛盾。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伊国家安全战略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美伊双方目前因战略目标发生对冲而导致各方的国家利益目标都不能实现，从而陷入了一种战略困境，具体说就是“安全困境”，核心问题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安全困境”属协作型博弈。在这种博弈局势中，个体理性和集体选择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怀有机会主义动机，有背叛和欺骗的倾向，双方都担心对方背信和损人利己，因而双方的最优战略是不合作。结果是，个体理性妨碍了集体利益的实现。战略困境的排解是一个通过博弈求得均衡的过程，关键在于抑制狭隘的个体理性，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规定、限制，使个体理性选择让位于集体选择，这需要引入一种具有一定权威和自主性的第三方力量，促进和监督各方的合作行为，实现公共利益。就伊朗核问题的现实而言，这个“第三方”只能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 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合法性

对伊朗核问题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国际合法性上。合法性“是一种有关社会实体行为在一些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仰和释义系统中正当、适宜与合宜的总体化的认识与判定”<sup>1</sup>。

现存的核不扩散机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核心是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一系列有关核军控与核不扩散协定。该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首批成员之一，并于2003年12月签署了该条约附加议定书。

### （一）伊朗核问题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冲击

1. **和平开发和利用核能的权利及其监督。**核技术和关键的核设备具有军民两用性，难以监督。浓缩铀既可用于核电站，也可用于核武器制造；从乏燃料中分离铀的设备，也能为核武器进行铀再处理。拥有这些技术，继而，只需攻克武器级的铀、钚与核反应堆的小型弹头化及其运载发射装置，就可以正式拥有核武器了。现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没有就此制定严格的限制措施。谁也无法保证伊朗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

2. **挑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授权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对非核缔约国的民用核设施进行保障监督，重点是核查民用铀、钚等材料不被秘密转移用以生产核武器。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未申报的核设施不能深入检查，在没有受到一国政府“邀请”或表示“接受”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核查。2003年10月，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核计划报告，但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仍然存疑。此外，伊朗只是部分地开放了其核设施供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团检查。

3. **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与核军备竞赛。**伊朗核问题具有爆炸性和外溢性，增强了海湾其他国家

<sup>1</sup> Sudman, Mark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0, No. 3, July, 1995, p. 574.

自身安全的忧虑,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这种态势会对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如果确证伊朗在开发核武器,中东将刮起一股强劲的“核电热”,掀起核军备竞赛,阿以矛盾会更加尖锐,届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全球范围信誉扫地。

4. **挑战美国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美国并非全心推动全球防核扩散事业,而是要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改造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工具之一。“伊朗想借西方传统的核威慑理论,通过多方参与其核问题的解决,建立世界新秩序,从而达到结束美国单边主义,建立多边合作新机制,并在该机制下实现伊朗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的目的,这是伊朗的理性选择。”<sup>1</sup>

## (二)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缺失及其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1. **与伊朗核问题有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的缺失。** (1)《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缔约国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存在歧视性。所有国家被永久性地分成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两类,对后者规定的义务明确和具体,而对前者规定的义务却笼统和模糊,造成两类国家之间核开发权利的严重不平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强调核不扩散,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民用核技术给非核缔约国,不足为弃核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替代手段。事实证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主要是针对弱小国家,尤其是那些受到美国厌恶的国家,而限制不了核大国。(2)无核缔约国有权和平利用核能的条款留下漏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但是一国启动核反应堆后的真实走向难以控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使进口核技术合法化,为核扩散提供了保护伞。以技术核材料控制为主体的核不扩散机制还不完善,无法限制核潜力的逐步积累。(3)国际核查监督机制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在国家核查方面,发展中国家受制于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情报收集能力而常常处于不对称、被核查的地位。在国际合作核查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虽然坚称非歧视性核查,实际上由西方国家把持,更多地反映美国的立场。美国奉行双重标准:对自己与别国宽严失据,区别对待“好的扩散者”和“坏的扩散者”。两类核查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4)缺乏一个公正、有力的机构来保障执行。对那些强行越过“核门槛”的地区性强国和拒不遵从核不扩散规定的国家,除了采取制裁、谴责等手段外,没有规定进行有效惩戒的条款,缺乏强制执行措施,或者执行力度十分有限。目前真正监督和推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力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中以美国的监控最为卖力有效。可是美国做法有失公正。(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难以解决非国家实体的核扩散问题,无法阻止地下核交易。

2. **核不扩散机制在新时期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是防核扩散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时任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政策,及其在使用核武器与核扩散问题上的保留态度,刺激某些国家谋求核武器。核军控与核裁军进程前景黯淡。核出口控制机制没有有效运转,核门槛国家逐渐增多。由苏联解体造成的核扩散和地下核走私活动难以控制。一些国家把保留核选择视为与超级大国讨价还价的砝码。面对这些挑战,核不扩散机制无力有效应对。核武器技术一直在缓慢地扩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美国的作用只是延缓这一进程而已。

## (三) 对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合法性分析

如果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不仅直接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而且将使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复杂化。因此,伊朗发展核计划缺乏足够的合法性。然而,法理与现实的差距又使伊朗核计划的合法性不是一边倒那么简单。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动机受到质疑,但是它确实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目前还无确凿证据证明伊朗在研制核武器,伊朗核研发水平离制造出核武器尚有距离。实际上,伊朗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受到的合法性质疑是基于一种“可能和怀疑”与美国的霸权而出现的。伊朗发展核计划,应该说其中“合法”与“不合法”的因素兼而有之,不能做出片面的结论。伊朗和美国各自利用了其中于己有利的一面指责对方,竭力为自己的战略目的辩解。这就解释了伊朗为何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根源。

<sup>1</sup> 吴成:《伊朗核问题的理论解读》,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第15页。

伊朗发展核计划，从法理和现实中都能找到一些有板有眼的“理据”，这不仅赋予伊朗特别是其中的强硬派一定的“底气”，还为伊朗提供了足够的外交回旋空间。伊朗驻华大使贾瓦德·曼苏里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进行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也是为了维护自身作为国际社会中等一员的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活动。实施核计划是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促进自身的发展而做出的明智选择。”<sup>1</sup> 伊朗政府虽然有所让步，却始终拒绝放弃浓缩铀活动。与此同时，伊朗还有效运用能源外交、经济外交抗衡美国的全面遏制战略，注意加强近邻合作，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缓解自身安全环境。可是，国际政治中无时无刻不显现权力的“阴影”。尽管现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有其不完善和不公正之处，但是拒绝承认其权威性和有效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是伊朗这样的中等国家不敢奢求的；伊朗要仿效印度和巴基斯坦强行跨过核门槛，必须首先越过美国和以色列这两道障碍，这显然是目前伊朗实力所不及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不能明确定义“伊朗是一个核扩散国家”，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基于国际防核扩散机制惩罚伊朗的计划也找不到着力点，至少迫使伊朗完全弃核是无道理的，所以，仅仅靠国际机制还难以找到伊朗核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

## 伊朗核问题的前景

### （一）伊、美两国走出安全困境的途径

对伊朗而言，其发展核计划的根本原因是缓解国家安全处境。面对美国长期的制裁和遏制，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是伊朗对外政策的迫切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将伊朗核计划视为严重威胁，试图根除后患。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陷入“困境”和冲突。集体行动中个体理性与集体选择相悖，只有约束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促进和监督各方的合作行为，才能实现公共利益。合作是一个在动态博弈中达到均衡的过程，互惠是国际合作的基本战略观念。伊朗核问题要摆脱僵局，国际社会至少需要做出下列努力：

1. **合理满足伊朗对国家安全的需求。** 美国应改变对伊朗的偏见和敌视，承认伊朗现政权的合法性，实现关系正常化，向伊朗提供安全保证，不干涉其内政，进行直接对话，发挥伊朗在海湾、中东地区事务和安全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2. **在透明的前提下承认伊朗进行民用核能开发的权利。** 伊朗无非是谋求一个“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即保留一点最低限度的核技术。伊朗核计划必须充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如果要伊朗完全弃核，只能通过平等协商，并对伊朗切实提供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常规能源开发的技术援助。

3. **解除制裁和孤立政策，增进合作，建立互信。** 美国与伊朗在能源、经贸、安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都可以开展交往合作，特别在宗教、文化、政治制度方面要相互尊重。双方应通过双边及多边的对话和协商解决矛盾，化解分歧，培育良性互动关系。

4. **共同消除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伊美两国都要公正对待巴以冲突，都要在反恐的前提下调整对某些激进组织的政策，帮助伊拉克实现稳定和战后重建，促进阿富汗的稳定，打击跨国犯罪。美国参议员恰克·黑格尔指出，核问题是不可能单独解决的，因为伊朗掌握着解决许多问题的钥匙，伊拉克、核能力、恐怖主义、以色列和石油等问题是一个整体，只攻其一项是不可能的。<sup>2</sup>

### （二）提高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效能

国际合作是为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也是为社会化和集体自尊。伊朗自称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是不能排除它还有谋求核武器的意图。运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解决伊朗核问题，下列3点十分关键：（1）坚持平等原则。伊朗与美国的权利和关切必须得到同样重视，倡行平等协商，反对强权欺压。

<sup>1</sup> [伊朗] 贾瓦德·曼苏里：前引文，第58页。

<sup>2</sup> See Glenn Kessler, “U. S. Under Pressure To Talk to Tehran—Experts From Both Parties Speak Out” *Washington Post*, May 11, 2006, p. 20.

目前“P5+1”机制更多地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若只限于伊朗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开发,就该解除对伊朗的歧视和制裁,让伊朗广泛参与(包括美国)国际核能合作,同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完全、彻底的核查;如果要伊朗完全弃核,就应重构中东安全秩序,实现各国平等参与的合作安全。(2)坚持公正原则。国际合作核查的监督主体应从事实上以美国为主导改为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主导,特别是其余四大常任理事国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协作,使安理会成为一个公正、有力的监督执行机构。对严重违反规约的国家,不排除武力摧毁核设施的选择,但须经过安理会表决。(3)加强监控措施。科技的发展、核能的广泛运用、核武器技术设备的扩散,以及军火市场上的竞争,使研制、拥有核武器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在实践中没有解决核开发由民用向军用越界的问题。应该完善法规,加强监管,使核出口控制机制有效运转。国际原子能机构须提升核查技术水平,与有关国家政府合作,严格对核武库的管理,加大打击力度,截断地下核扩散的渠道。

### (三)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以上关于战略博弈的模式分析是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国家利益是由国内不同主体的利益合成的,因此,国际谈判是一种复杂的双层博弈。“对国内政治的考虑,有助于理解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为什么选择某种战略或者拒绝别国以及如何趋向于遵守国际协定。”<sup>1</sup> 国内政治影响有3种主要因素:(1)领导人的偏好。美国进行了政府换届。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将增加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倾听”和“磋商”。目前美国对伊朗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趋于务实和灵活。奥巴马政府向伊朗频频释出善意,表示愿进行“直接对话”,谈判不设先决条件,慎提“不排除任何选择”。国务卿希拉里于2009年4月8日宣布,美国将全面参与伊朗核问题的多边谈判。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没有放松底线将尽一切努力“说服伊朗停止研制核武器的努力”,同时还在制裁伊朗。而伊朗领导人视政权的稳定性高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调整持谨慎欢迎态度,一直在观察美国的行动和真实意图。伊朗始终强调,伊美关系的改善须以美方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根本性改变”为前提,对话须建立在“公平”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当然两国在诸多问题上都有合作的需求。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如何定型,以及美伊关系的“磨合”还有待观察。(2)利益集团的竞争。国家的政策后果意味着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经济财富或政治权力分配,取决于支持和反对它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美国对伊朗政策取向受制于外交的主导权在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还受到美国的能源企业、美国军工复合体、犹太裔团体等利益集团的影响。伊朗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力量消长可能促使伊朗调整核政策,目前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改善关系的条件和时机等策略层面。(3)官僚机构之间的博弈。参与伊朗核问题决策和谈判的美国政府机构至少包括国务院、五角大楼、商务部、国会、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有时还包括能源部或国家航空航天局。政策选择是一个复杂的政府内部各机构间的讨价还价过程。伊朗核问题决策的正式机制主要由领导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专家委员会3个层级组成,首席核谈判代表统筹负责,决策的具体方式视问题性质而定。正式的决策机构和非正式网络交相互动。最高领导人与总统等核心人物受到正式权力与非正式网络等多方面因素制约。<sup>2</sup>

总之,国家安全威胁的缓解、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国内政治的变化,都是促使伊朗“去核化”进程的重要原因。目前伊朗核问题出现了缓和迹象,但彻底解决尚需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成红)

<sup>1</sup> [美国]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假设》,载[美国]大卫·鲍德温著;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sup>2</sup> 参见高新涛:《伊朗核问题决策的基本路径与关键角色》,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1期,第42页。

## **An Analysis on King– Royal Succession Saudi Arabia**

*Bi Jiankang & Wang Yanfeng*

pp. 31– 37

The produce and handover of regime is something link to existen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a state which is a key metrics to judge the identity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monarchal regime is a hereditary system state, and the produce of the king is limited to a small range. The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s less than one century, and the range of the king succession is limited to Aziz Family. The founder of the kingdom is Abdel AZIZ who established the hereditary system, and King Faisal founded the senior princes committee

which made great contributed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regime succession.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keep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princes system,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rgan to elect and ensure the future crown and king. After King Faisal died, the royal family conference plays a key role to ensure king succession. Nevertheless, because the second generation crown princes are already to be old,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crown princes have numerous ones, the king– Royal succession will face great challenge in Saudi Arabia.

## **The Building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Authoritarianism in Egypt**

*Jia Baawei & Wang Tai*

pp. 38– 43

After the July Revolution in 1952, Egypt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ruling regime. There are three macro factors for Egypt to implement such kind of political ruling system. Firstly, in some time, people used to accept the ruling of authoritarianism for the long– term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of despotism, which was corresponding to the popular psychological circumstance. Secondly,

government of authoritarianism was imposed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ands for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revolution. Finally, the last three presidents of Egypt Nasser, Anwar el– Sadat and Hosni Mubarak, they all had strong political demands of authoritarianism which imposed political legitimacy.

## **Understanding Iran’ s Non– cooperation to U. S on the Nuclear Issue**

*Qin Huiyin*

pp. 48– 54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U. S and Iran reflects on three aspects. In the fields of physical technology, Iran has basically resolved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issue to develop the nuclear program with help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U. S. is not its necessary cooperation partner for nuclear cooperation now. In terms of strategy conflict, U. S. and Iran are involving in “ security dilemma” for dispute of the identity of the nuclear issue which leads to the security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Considering of the authority and deficiency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ran’ s nuclear project has both “ legal” and “ illegal” reasons. The causes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U. S and Iran are their strategic conflicts and the legitimacy dispute on the nuclear issue. The route to resolve the nuclear issue depends on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 for both of them, promoting coordination with each othe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 prolifera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future situation also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s of domestic politics among the U. S. and Iran.